

## 观·影

## 《小马鞭》：时代发展和民族文化和谐表达

□本报见习记者 齐雅文

蔚蓝的天空、碧绿的草原、飞驰的骏马……看过电影《小马鞭》的观众，很难不对其中的人、事、物、景产生向往和赞叹。该片讲述了少数民族少年昂萨尔梦想当一名叱咤风云的赛马手，赚取奖金，从而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。在众人的帮助下，他不仅完成了自己的梦想，完成了学业，还为家乡的马背文化传承作出了贡献。

近日，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、天山电影制片厂具体创作生产的电影《小马鞭》创作研讨会上，与会专家围绕这部电影的题材、主题、台词、内涵等方面展开交流，并针对其叙事结构、人物塑造、情感表达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。

## 回归儿童电影本色

《小马鞭》是一部风格清新自然的儿童影片。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、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、研究员饶曙光说：“它呈现了儿童片的本色，描写了孩子的成长。这份成长不是通过苦难，而是通过孩子自身对周围人和世界的认识所发生的改变而获得的。这样的过程更回归人性，回到人物本身。影片通过孩子的世界看周围人，更让观众产生共鸣。”

在叙事上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（中国电影资料馆）融媒体中心主任、《中国电影报》社长、《当代电影》主编皇甫宜川认为，《小马鞭》在成人世界里建构了一个儿童世界。他进一步说道，这个儿童世界是由昂萨尔和小美丽构筑的，然后又通过昂萨尔和父亲、哥哥以及小女孩爷爷，尤其是和快递员的关系，将儿童世界和外部的成人世界联系起来，二者叠加形成戏剧冲突，由冲突到和解，展现了影片主题和基调。

“影片虽然通过昂萨尔的儿童视角在讲故事，但成年人依然能被感动，会被这个故事牵引，其呈现并没有低幼化。”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李红说出了自己的感受。

看完《小马鞭》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孙承健的直接感受是质朴干净。“无论是整体调性把握、演员表演、镜头运用和场面掌控手段，都在质朴中透露出坚定积极、纯粹干净的力量，让人产生共鸣、涤荡人心。”

“一部电影成功与否，最终落脚点是有

没有塑造好人物，有没有用视听语言把人物放在观众的脑海里和心灵间。从这个角度看，《小马鞭》成功了。”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同道举例，影片中，情节和人物关系实现了精准融合，少年昂萨尔的表情、动作都深深打动着观众。

## 民族文化打动人心

从类型角度看，孙承健将这部影片定义为儿童体育片。他认为，这种类型在国内电影中是较为稀缺的，其定位也是由新疆地区独特的生活习俗所决定的。

《小马鞭》生动表现出的哈萨克族马背文化，给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、研究员张卫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“马的美学在《小马鞭》中表现得畅快淋漓，我们感受到了哈萨克族男人作为马背英雄的自豪感。”

“通过影片，我看到了传统和创新之间的美妙关系。”《看电影》杂志主编、作家、影评人阿郎说，影片主要体现的是马和马术之间的关系。当下，马术是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体育竞赛项目，可是对于一些少数民族，例如哈萨克族而言，马是基本生活的伙伴，骑马也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。“影片中，我看到了基于传统的、讲述人类生活际遇的永恒话题，而这个话题又呈现出有别于以往艺术作品的风格，这是让我感动的地方。”阿郎说。

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赵丽芳表示，《小马鞭》的题材切入较为巧妙。“一方面，我们看到醉人的草原风情，看到故事的发生具有独特的民族和边疆特色背景。另一方面，我们看到父子间的亲情、孩子间友情、多民族间的交情，它表现出了人和人之间、民族和民族之间温暖的交流。”

## 展现独特风土人情

张同道观察到，很多民族电影在拍摄漂亮风光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就变成“炫富”，把电影变成风光片和民族知识展示片，喧宾夺主、陷入误区。但《小马鞭》中的壮美草原、蓝天白云和哈萨克族文化都“融化”在情节里，不突兀生硬。



## 《长空之王》导演刘晓世：

## 左手拉着观众 右手托举被拍摄群体

□本报记者 洪玉华

“五一”档影片《长空之王》是首次聚焦新时代空军试飞员、讲述新型隐身战机诞生故事的影片。该片不仅甫一上映就获得淘票票9.8分、猫眼9.6分的评价，更让“主角”——试飞员、飞行员群体收获高关注度。多位试飞英雄和航空专家在受邀观影后用“真实”“激动”“看到曾经的自己”表达着感受。

日前，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记者采访了影片导演刘晓世，听听他分享的创作过程、拍摄理念与感悟。

## “高保真”呈现航空题材

问：《长空之王》的情节代入感很强，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难题和挑战？

答：可以说一直在克服各种困难。最初我想拍一个有关飞行员题材的故事时，一些导演朋友还有电影学院的老师，都建议我不要拍，因为剧本不好写、拍摄难度大。在同国内外电影公司交流时，他们也说拍飞机戏比拍宇宙飞船戏在技术上难多了。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宇宙飞船，可是每个人都见过飞机，所以任何细小的不真实都会让影片减分。

这是我独立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，创作过程很煎熬很孤独。对于一个新导演来讲，挑战可能在方方面面，比如投资人为什么要相信你可以拍好这部电影等。因此，我们在剧本写完以后，用了10个月时间画稿，用动画方式完整做了一遍135分钟的电影。

问：这么说来，电影的文本打磨经历了很长时间？

答：在文本这部分一共用了两年多时间，团队采访了300多名试飞员及各类工程师、设计师，收集了100多万字的素材。剧本写完后再请专家甚至一些院士挑毛病。最后数了数，有编号的剧本有30多本，没有编号的加起来有200多本。我把剧本给合作伙伴看时，他们说读完后就像读了一本飞行手册。

问：前期积累了这么多素材，最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？

答：第一个标准是真实、由衷。影片源自真人的真实经历，我们采访了众多试飞员或者飞行员，很多台词都源自采访中的原话。

另外一个选择标准是新奇。我记得问过一个18岁的新学员为什么喜欢飞行，他说小时候喜欢米老鼠，动画片里的米老鼠爱闻汽油的味道，他当飞行员也可以闻这个味道。我印象特别深刻，他像个孩子一样天真烂漫，对飞行的理解很浪漫，他们还没有成为真正的飞行员，没有真正体验到飞行的危险和挑战。

## 展现试飞员成长过程

问：影片塑造了很多立体鲜活的试飞员角色，您怎么评价邓放和雷宇两位主要角色？

答：我们给雷宇的设定是“90后”，父母对他很疼爱，他第一次对家庭的反叛是成为军人、飞行员。他热爱飞行，好胜心强，有一些新奇的观点。我不想写一个很完美的人，这个人他有他的性格弱点，也经历了很多痛苦，最终干成很伟大的事业。

邓放和雷宇不一样，这个人物我也很喜欢。邓放是能力型选手，很骄傲甚至有一点狂妄。他和雷宇执行最后一次任务的那场戏，我每次看都会感动。片中落地后他们握手，他对雷宇说“你是最好的对手”，对于一个骄傲的试飞员来讲，这本身就是褒奖。

问：影片中韩局长和张大队说道，上一代飞行员是勇气型，他们那一代是技术型，新一代是专家型，您怎么看这种传承？

答：抗美援朝战争时急需飞机，试飞员拼的就是勇敢，所以第一代是勇气型，拿命来换数据。第二代是技术型，航空飞行器越来越复杂，一个优秀试飞员的操纵技巧、操控能力非常重要。现在，航空技术引入了人工智能、数据链，试飞员越来越早地介入飞机设计和生产，在一些空中试验科目时，还要能带着问题去飞，飞完以后和设计师、工程师一起分析数据。因此，现在的试飞员是专家型，既要勇敢又要有操控能力，还要有航空理论基础，这就是传承、迭代、升级的过程。

问：电影取材真实故事也要考虑商业性，这其中您是怎样平衡的？

答：这是一部电影，它一定要让观众喜闻乐见，同时承载我们要表达的情感和价值观。虽然故事来自试飞员的真实经历，但它毕竟不是科研片，也不是纪录片，我们要在讲好故事的前提下，给观众带来视听享受。

影片涉及的专业术语很多，但我们不能用一个不严谨的概念去替代专有名词，所以只能尽量做到用视觉来体现。当专有名词转化成操作按钮，由演员操作的时候，晦涩的名词自然就消失了，专业和非专业观众都看得懂。一部好的电影，肯定是在左手拉着观众，右手托举着被拍摄群体。

## 以光影之名，续写“京”典华章

□本报记者 杨雯

当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被赋予新载体，借助新媒体手段进行传播，形成“国风浪潮”时，京剧电影的探索之路也行至重要阶段——历经10余年的发展，“京剧电影工程”4部京剧影片《四郎探母》《红楼二尤》《群英会·借东风》《文姬归汉》于4月25日全国上映，这是该文化工程的电影首次全国公映，因此，备受京剧行业与电影业内的热切期待。

“它有生命力，它是更长线的赓续。20年、50年、100年以后再放这些影片，它仍然是经典，仍然是精品，它让京剧国粹得以存留，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是很有生命力的。”国家京剧院原副院长、“京剧电影工程”艺术指导小组召集人赵书成如是说。

## 是国粹存续，也是“拾遗补缺”

说起京剧电影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、京剧电影《文姬归汉》中蔡文姬的扮演者迟小秋分享了一件趣事：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于1956年拍摄京剧电影《荒山泪》，两年后，程先生千古，《荒山泪》是程派创始人留下的唯一影像，“那个年代他们没有赶上好时候，程先生拍电影《荒山泪》的状态已经不如他巅峰时期，如果说要赶上最好的时代，可能会留下更多影像资料”。

无疑，“用电影的形式存续京剧艺术”是京剧电影的首要文化使命，同样也是新时代下优越的文化政策给予传统文化的良好机遇，这促成了“京剧电影工程”的启动。但是，在致力于京剧电影拍摄的赵书成看来，拍摄京剧电影的过程，更是对京剧经典剧目的一次“溯源”过程。这些留下来的经典剧目，因为没有严格的文学体系作为标准，在口传心授的过程中容易造成“误传”，而京剧电影的存续必须严谨，这也赋予了京剧电影另一层面的意义——统一经典剧目中的标准，修正经典剧目中的“瑕疵”，进而推进京剧文化的完善。

“《四郎探母》中有一句唱腔‘绑在那芭蕉树上’，唱了一两百年了，但是这个故事发生在北方，没有芭蕉树，专家引经据典、追根溯源，从‘八角柱’查到了‘花翎柱’。”赵书成认为，京剧电影拍摄过程的“纠正”很有必要。“京剧电影工



京剧电影《四郎探母》剧照。

资料图片

程”每拍摄一部，就要找各类专家校正一遍剧本，以至于每拍摄一部电影就会出一本收录该剧目拍摄始末、有着专家详细批注的书，如今已经编撰17本。

## 是经典传承，也是求新求变

“用电影的方式打开京剧艺术”并非表面意义上用镜头记录京剧舞台，而是结合电影技术手段，尽可能原汁原味地还原京剧艺术的韵味。这是电影艺术与京剧艺术完美融合的过程。“京剧电影工程”经过10多年的发展，在守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，也在积极探寻京剧艺术以电影维度呈现的手法。

此次上映的4部京剧影片中，出身京剧世家的导演马崇杰执导了两部。作为京剧电影的资深导演，马崇杰认为，京剧和电影都是通过故事表达所思所想，都属于“视听艺术”，两者有着可供交流的共同性外，也对导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他说：“拍京剧电影的导演，不仅要懂电影，更重要的是还要懂京剧、懂戏曲，这样才能在视听语言的思维当中，用镜头把舞台精华表现出来。”守正京剧本色是京剧电影拍摄的前提，“必须对戏曲、对京剧艺术



“那么美的风光和有意思的风俗，一定要准确地放到故事中，特别是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时候要融进去。”

赵丽芳也谈到，《小马鞭》没有为了所谓的民族特色、边疆特色，用建造玻璃围墙的方式，把整个故事架空在美丽但遥远的时空语境里，而是非常写实地将物流快速、马术进校园这些有当下时代特征的新发展主动放在了故事中。

影片中的雪山、牧场、森林、河流等赏心悦目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（中国电影资料馆）电影史学研究所副主任、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副会长、研究员李镇说：“对于久居城市的人们来说，田园牧歌式的美是无比壮观的，但影片用不动声色的方式铺陈开来，让人特别激动。”李镇用“一部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电影”来形容《小马鞭》。他注意到，影片画面色彩的饱和度很高，形式和内容相互统一，环境和叙事以及人物塑造紧密联系。

“风景是影片主旨和人物精神世界的外化，这么美的地方一定有美的故事和美的存在。”

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，《小马鞭》润物细无声地展现了中国边疆地区发展进步的新面貌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（中国电影资料馆）融媒体中心副主任、中国

电影报）副总编辑张晋锋观察到，美丽的草原风光、赛马和骆驼等元素，展现出独特的风土人情，整体观感既轻松愉快，又无比感动。对没有去过新疆的观众来讲，具有很强的震撼力。可以说，弘扬了时代精神、民族精神，同时展现出中华美学精神。

## 慢热作品细水长流

在多方肯定影片积极意义的同时，在影片的叙事表达和宣传发行方面，专家也提出了各自的建议。

孙承健认为，影片想要表达的东西颇多，比如两个民族的友谊，两代人的情感，父与子的情感，兄弟之间的情感。“想要表达的东西，无论是信息还是意义如果太多，容易适得其反。在我看来，电影叙事把一个东西表达充足就可以了，表现得越多，观众接受得住越少。”

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亚斌认为，《小马鞭》的适度原则把握反而使电影呈现出独特的形态。“它具有朴素的故事，以儿童成长、儿童心理变化为主线，但是又反映了当代新疆社会生活和时代特征。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适合当代现实社会环境的创作基调，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去继续发展的方向。”

在做好影片发行方面，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、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提出几点建议。他认为，可以在影片上映前夕，请相关网络博主以及电影博主进行观看、给予宣传。同时，做好国际传播，尤其是对周边国家的宣传，让更多国际观众可以看到《小马鞭》这样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优秀影片。

由于在高校工作，赵丽芳谈到，当前不少患抑郁症的孩子背后都有着原生家庭教育问题，《小马鞭》既是孩子成长的故事，同时也能让人看到问题。因此，影片在宣发时可以侧重在成人和孩子共同成长等方面。

索亚斌坦言，从片名上看，影片或许不会第一眼吸引观众，但它一定会有自己的生存空间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。

“《小马鞭》属于持久放映的慢热型作品，将影片和儿童教育、文旅行业等进行结合开发，相信会带动儿童教育、新疆旅游等多方面话题和产业发展。”

道，“往往前期促成参演阵容就得花费大量精力，甚至有的要长达8个月”，庆幸的是为了拍摄好每一部京剧电影，京剧界各单位通力合作，克服重重困难，最终在大银幕上奉献了精彩的表演。“唯一的武戏《大闹天宫》拍摄时需要大量的武戏演员，这是任何一个院团都无法独立完成的，最后我们从全国14个重点国家京剧院团（校）找到了优秀的30多位翻打武戏演员才完成拍摄，其中孙悟空就找了4个”。

“京剧电影工程”启动之初就汇集多方力量，无论是梨园行的精校，还是以电影行业为主的文化界力量、各地方文化单位，都秉承着传承传统文化的初心促成每一部京剧电影的拍摄，让京剧魅力通过银幕焕发出其历久弥新的光彩。与此同时，电影人也秉承传承之心与京剧人精诚合作，迟小秋说起与《文姬归汉》导演夏钢的合作时表示：“我们的拍摄遵循了舞台程式化表演，因为这是京剧精华，一个水袖花所表述的内容会很多，不能精简，夏钢导演对京剧特别尊重，但是他又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，将京剧和电影糅合得恰到好处。”

区别于京剧世家出身的诸多京剧电影导演，夏钢是电影行业从业近40年的资深导演，凭借优秀的电影作品，曾荣获过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。从执导电影故事片到专业的京剧电影，夏钢抱着对京剧艺术的敬畏之心，全身心地接触京剧、了解京剧，他说：“小时候看梅派京剧，虽然不懂，但很喜欢，后来我拍摄了电视剧《荀慧生》，接触了京剧行业十分出名的孙毓敏、荀皓老师，现在拍摄京剧电影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无论梅派还是荀派，合作下去都有收获，也十分有意思。”除此之外，此次上映的4部京剧影片在发行上，也是通过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全国上映，中国电影人孜孜不倦地助力京剧电影的放映与宣传，进一步推进了京剧文化的传播，不仅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走进影院观赏京剧电影，也成就了一段电影与京剧“双向奔赴”的行业佳话。

京剧电影的拍摄不仅是一场京剧艺术的传承与接力，还见证着中国戏曲文化与电影文化彼此交融的新面貌，更向广大观众展示着传统文化乘着时代之帆向前发展的新图景。

## 是文化跨界，也是“双向奔赴”

京剧电影拍摄并非一帆风顺，除了技术层面的探究，还有资金、阵容邀请等方面的困难。“每部片子都有着艰辛的历程”，赵书成回忆起曾经的拍摄经历时说